全唐文/卷054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韓愈（一）

愈字退之，鄧州南陽人，貞元八年進士。憲宗朝累官刑部侍郎，貶潮州刺史，移袁州，徵為國子祭酒，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，拜吏部侍郎。長慶四年卒，年五十七。贈禮部尚書，謚曰文。

感二鳥賦（並序）

貞元十一年，五月戊辰，愈東歸。癸酉，自潼關出，息於河之陰。時始去京師，有不遇時之歎。見行有籠白烏、白鸛鵠而西者，號於道曰：「某土之守某官，使使者進於天子。」東西行者，皆避路，莫敢正目焉。因竊自悲：幸生天下無事時，承先人之遺業，不識干戈、耒耜、攻守、耕獲之勤。讀書著文，自七歲至今，凡二十二年，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，其間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，亦僅誌其一二大者焉。選舉於有司，與百十人偕進退，曾不得名薦書、齒下士於朝，以仰望天子之光明。今是鳥也，惟以羽毛之異，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、讚教化者，乃反得蒙采擢薦進，光耀如此。故為賦以自悼，且明夫遭時者，雖小善必達；不遭時者，累善無所容焉。其辭曰：

吾何歸乎！吾將既行而後思。誠不足以自存，苟有食其從之。出國門而東騖，觸白日之隆景。時返顧以流涕，念西路之羌永。過潼關而坐息，窺黃流之奔猛。感二鳥之無知，方蒙恩而入幸。惟進退之殊異，增餘懷之耿耿。彼中心之何嘉，徒外飾焉是逞。余生命之湮阨，曾二鳥之不如。汩東西與南北，恒十年而不居。辱飽食其有數，況策名於薦書。時所好之為賢，庸有謂余之非愚。昔殷之高宗，得良弼於宵寐。孰左右者為之先，信天同而神比。及時運之未來，或兩求而莫致。雖家到而戶說，祗以招尤而速累。蓋上天之

生餘，亦有期於下地。盍求配於古人，獨怊悵於無位。惟得之而不能，乃鬼神之所戲。幸年歲之未暮，庶無羨於斯類。

復志賦（並序）

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，[1]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，[2]退休於居，作《復志賦》，其辭曰：

居悒悒之無解兮，[3]獨長思而永嘆；[4]豈朝食之不飽兮，寧冬裘之不完。昔余之既有知兮，誠坎軻而艱難；[5]當歲行之未復兮，從伯氏以南遷。[6]淩大江之驚波兮，過洞庭之漫漫；[7]至曲江而乃息兮，[8]逾南紀之連山。[9]嗟日月其幾何兮，攜孤嫠一作「　　」而北旋；[10]值中原之有事兮，將就食於江之南。[11]始專專於講習兮，非古訓為無所用其心；[12]窺前靈之逸跡兮，[13]超孤舉而幽尋。既識路又疾驅兮，孰知余力之不任[14]。考古人之所佩兮，閱時俗之所服。[15]忽忘身之不肖兮，[16]謂青紫其可拾。[17]自知者為明兮，[18]故吾之所以為惑。[19]擇吉日余西征兮，亦既造夫京師。[20]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，[21]遂從試於有司。惟名利之都府兮，羌眾人之所馳。[22]競乘時而附勢兮，紛變化其難推。[23]全純愚以靖處兮，將與彼而異宜。欲奔走以及事兮，顧初心而自非。朝騁騖乎書林兮，夕翱翔乎藝苑。[24]諒卻步以圖前兮，[25]不浸近而愈遠。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，至今十年其猶初。豈不登名於一科兮，[26]曾不補其遺余。進既不獲其志願兮，退將遁而窮居。[27]排國門而東出兮，[28]慨余行之舒舒。[29]時憑高以回顧兮，涕泣下之交如。[30]戾洛師而悵望兮，[31]聊浮遊以躊躇，[32]假大龜以視兆兮[33]。求幽貞之所廬。[34]甘潛伏以老死兮，不顯著其名譽[35]。非夫子之洵美兮，吾何為乎浚之都？[36]小人之懷惠兮，猶知獻其至愚。固余異於牛馬兮，寧止乎飲水而求芻。伏門下而[37]默默兮，竟歲年以康娛。[38]時乘間以獲進兮，[39]顏垂歡而愉愉。[40]仰盛德以安窮兮，又何忠之能輸？昔余之約吾心兮，誰無施而有獲；[41]嫉貪佞之洿濁兮，[42]曰吾其既勞而後食。[43]懲此志之不修兮，愛此言之不可忘。[44]情怊悵以自失兮，心無歸之茫茫。[45]苟不內得其如斯兮，孰與不食而高翔。抱關之厄陋兮，有肆志之揚揚。[46]伊尹之樂於畎畝兮，焉貴富之能當？恐誓言之不固兮，斯自訟以成章。[47]往者不可復兮，冀來今之可望[48]。

閔己賦

余悲不及古之人兮，伊時勢而則然。獨閔閔其曷已兮，憑文章以自宣。昔顏氏之庶幾兮，

在隱約而平寬。固哲人之細事兮，夫子乃嗟歎其賢。惡飲食乎陋巷兮，亦足以頤神而保年。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，又何不自得於艱難。曰：余昏昏其無類兮，望夫人其已遠。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，涉大水之漫漫。勤祖先之所貽兮，勉汲汲於前修之言。雖舉足以蹈道兮，哀與我者為誰。眾皆舍而己用兮，忽自惑其是非。下土茫茫其廣大兮，余壹不知其可懷。就水草以休息兮，恒未安而既危。久拳拳其何故兮，亦天命之本宜。惟否泰之相極兮，咸一得而一違。君子有失其所兮，小人有得其時。聊固守以靜俟兮，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。

別知賦（送楊儀之）

餘取友於天下，將歲行之兩周。下何深之不即，上何高之不求。紛擾擾其既多，鹹喜能而好修。寧安顯而獨裕，顧阨窮而共愁。惟知心之難得，斯百一而為收。歲癸未而遷逐，侶蟲蛇於海陬。遇夫人之來使，辟公館而羅羞。索微言於亂誌，發孤笑於群憂。物何深而不鏡，理何隱而不抽。始參差以異序，卒爛漫而同流。何此歡之不可恃，遂駕馬而回軫。山磝磝其相軋，樹蓊蓊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，雲浩浩其常浮。知來者之不可以數，哀去此而無由。倚郭郛而掩涕，空盡日以遲留。

明水賦（以「元化無宰，至精感通」為韻）

古者聖人之制，祭祀也；[49]必主忠敬，崇吉蠲。[50]不貴其豐，乃或薦之以水。不可以黷，斯用致之於天。[51]其事信美，其義惟玄。月實水精，故求其本也。明為君德，因取以名焉。

於是命烜氏，[52]候清夜。或將祀圓丘於玄冬，或將祭方澤於朱夏。[53]持鑒而氣旁射，照月而陰靈潛下。視而不見，謂合道於希夷；挹之則盈，方同功於造化。應於有，生於無。[54]形象未分，徒騁離婁之目；[55]光華暗至，如還合浦之珠。[56]既齊芳於酒醴，[57]詎比賤於潢汙。[58]明德惟馨，玄功不宰；於以表誠潔，於以戒荒怠。苟失其道，殺牛之祭何為？[59]如得其宜，明水之薦斯在？[60]不引而自致，不行而善至。雖辭曲蘗之名，實處樽罍之器，降於圓魄，殊匪金莖之露；[61]出自方諸，[62]乍似鮫人之淚。[63]將以贊於陰德，配夫陽燧。[64]

夜寂天清，煙消氣明。桂華吐輝，兔影騰精。[65]聊設監以取水，伊不註而能盈。霏然而象，的爾而呈。[66]始漠漠而霜積，[67]漸微微而浪生。豈不以德協於坎，同類則感。

[68]形藏在空，[69]氣應則通。鶴鳴在陰之理不謬，虎嘯於谷之義可崇。[70]足以驗聖賢之無黨，知天地之至公。[71]竊比大羹之遺味，幸希薦於廟中。

伯夷頌

士之特立獨行，適於義而已。不顧人之是非，皆豪傑之士，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。一家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寡矣；至於一國一州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蓋天下一人而已矣；若至於舉世非之，力行而不惑者，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。若伯夷者，窮天地、亙萬世而不顧者也。昭乎日月不足為明，崒乎泰山不足為高，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！當殷之亡、周之興，微子賢也，抱祭器而去之；武王、周公聖也，從天下之賢士，與天下之諸侯，而往攻之，未嘗聞有非之者也。彼伯夷叔齊者，乃獨以為不可。殷既滅矣，天下宗周，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，餓死而不顧。繇是而言，夫豈有求而為哉？信道篤而自知明也。今世之所謂士者，一凡人譽之，則自以為有餘；一凡人沮之，則自以為不足。彼獨非聖人，而自是如此。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。余故曰：若伯夷者，特立獨行，窮天地、亙萬世而不顧者也。雖然，微二子，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。

子產不毀鄉校頌

我思古人，伊鄭之僑。以禮相國，人未安其教。遊於鄉之校，眾口囂囂。或謂子產，毀鄉校則止。曰：「何患焉，可以成美。夫豈多言，亦各其志。善也吾行，不善吾避。維善維否，我於此視。川不可防，言不可弭。下塞上聾，邦其傾矣。」既鄉校不毀，而鄭國以理。在周之興，養老乞言；及其已衰，謗者使監。成敗之跡，昭哉可觀。維是子產，執政之式，維其不遇，化止一國。誠率是道，相天下君。交暢旁達，施及無垠。於乎！四海所以不理，有君無臣。誰其嗣之？我思古人。

河中府連理木頌

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，木連理生於河之東邑。野夫來告，且曰：吾不知古，殆氣之交暢也。維吾王之德，交暢者有五，是其應乎？訓戎奮威，蕩戮凶回；舉政宣和，人則寧嘉；入踐台階，庶尹克司；來帥熊羆，四方作儀；閔仁鰥寡，不寧燕息。人樂王德，祝年萬億。府有群吏，王有從事，異體同心，歸民於理。天子是嘉，俾錫勞王。王拜稽首：「天子之光，庶德昭融，神斯降祥。」殊本連理之柯，同榮異壟之禾，吾徯之產茲土也久矣。今欲明於大君，紀於策書，王抑餘也；冶金伐石，垂耀無極，王餘抑也。奮肆句

俞，不知所如。願托頌詞，長言之於康衢。頌曰：

木何為兮此祥，洵厥美兮在吾王。願封植兮永固，俾斯人兮不忘。

除崔群戶部侍郎制

敕：地官之職，邦教是先，必選國華，以從人望。具官崔群，體道履仁，外和內敏；清而容物，善不近名；從容禮樂之間，特達珪璋之表。比參密命，宏益既多，及貳儀曹，升擢惟允。邁茲令德，藹然休聲。選賢與能，於今雖重；擇才均賦，自古尤難。往慎乃司，以服嘉命。

進士策問十三首

問：《書》稱「汝則有大疑，謀及乃心，謀及卿士，以至於庶人、龜筮，考其從違，以審吉凶」，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，無不與人共之者也。於《易》則又曰：「君不密，則失臣；臣不密，則失身；幾事不密，則害成。」而《春秋》亦有譏漏言之詞，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。《書》與《易》《春秋》，經也。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。今其文相戾悖如此，欲人之無疑，不可得已。是二說者，其信有是非乎？抑所指各殊，而學者不之能察也？諒非深考古訓，讀聖人之書者，其何能辨之？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，願承教焉。

問：古之人有云：夏之政尚忠，殷之政尚敬，而周之政尚文，是三者相循環終始，若五行之與四時焉。原其所以為心，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，各適於時，救其弊而已矣。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，至周之典籍咸在。考其文章，其所尚若不相遠然，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？抑其道深微，不可究歟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？不然，則是說為謬矣。周之後秦、漢、蜀、吳、魏、晉之興與霸，亦有尚乎無也？觀其所為，其亦有意云爾。循環之說安在？吾子其無所隱焉！

問：夫子之序帝王之書，而繫以秦、魯；及次列國之風，而宋、魯獨稱頌焉。秦穆之德，不逾於二霸；宋、魯之君，不賢乎齊、晉。其位等，其德同。升黜取舍如是之相遠，亦將有由乎？願聞所以辨之之說。

問：夫子既沒，聖人之道不明，蓋有楊墨者，始侵而亂之，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。孟子

辭而辟之，則既廓如也。今其書尚有存者，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？其所守者何事？其不合於道者幾何？孟子之所以辭而辟之者何說？今之學者，有學於彼者乎？有近於彼者乎？其已無傳乎？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？其無傳也，則善矣；如其尚在，將何以救之乎？諸生學聖人之道，必有能言是者，其無所為讓。

問：所貴乎道者，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？當周之衰，管夷吾以其君霸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戎狄以微，京師以尊，四海之內，無不受其賜者。天下諸侯，奔走其政令之不暇，而誰與為敵！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？秦用商君之法，人以富，國以強，諸侯不敢抗，及七君而天下為秦。使天下為秦者，商君也。而後代之稱道者，咸羞言管、商氏，何哉？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？願與諸生論之，無惑於舊說。

問：夫子之言「盍各言爾志」，又曰：「居則曰：不吾知也，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今之舉者，不本於鄉，不序於庠，一朝而羣至乎有司，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。今將自州縣始，請各誦所懷，聊以觀諸生之志。死者可作，其誰與歸？事其大夫之賢者？友其士之仁者？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？所謂賢而仁者，其事如何哉？言及之而不言，亦君子之所不為也？

問：春秋之時，百有餘國，皆有大夫士，詳於傳者，無國無賢人焉，其餘皆足以充其位，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。春秋之後，其書尤詳，以至於吳、蜀、魏，下及晉氏之亂，國分如錙銖，讀其書，亦皆有人焉。今天下九州四海，其為土地大矣；國家之舉士，內有明經、進士，外有方維大臣之薦，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，其為門戶多矣；而自御史臺、尚書省，以至於中書門下省，咸不足其官，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？何求而不得也？夫子之言曰：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某者焉。」誠得忠信如聖人者，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，有不可乎？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！古之十室，必有任宰相大臣者，今之天下，而不足士、大夫於朝，其亦有說乎？

問：夫子曰：「潔、淨、精、微，《易》教也。」今習其書，不識四者之所謂，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？

問：《易》之說曰：「乾，健也。」今考《乾》之爻，在初者曰「潛龍勿用」，在三者曰「夕惕若厲，無咎」，在四者亦曰「無咎」，在上曰「有悔」。卦六位：一「勿用」，二「苟得無咎，一有悔」，安在其為健乎？又曰「乾以易知，坤以簡能」。《乾》之四位，既不為易矣。《坤》之爻又曰：「龍戰於野」，戰之於事，其足為簡乎？《易》，

六經也，學者之所宜用心，願施其詞，陳其義焉。

問：人之仰而生者穀帛，穀帛豐，無饑寒之患，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，措之於安平之地，此愚智所同識也。今天下穀愈多，而帛愈賤，人愈困者，何也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，蠶者不多而帛有餘。有餘宜足，而反不足，此其故又何也？將以救之，其說如何？

問：夫子言「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」，又曰「無為而理者，其舜也歟」？《書》之說堯曰「親九族」，又曰「平章百姓」，又曰「協和萬邦」，又曰「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時」，又曰洪水「懷山襄陵，下人其咨」。夫親九族、平百姓、和萬邦、則天道、授人時、愁水禍，非無事也，而其言曰「垂衣裳而天下理」者，何也？於舜則曰「慎五典」，又曰「敘百揆」，又曰「賓四門」，又曰「齊七政」，又曰「類上帝，禋六宗，望山川，遍群神」，又曰「協時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，五載一巡狩」，又曰「分十二州，封山浚川，恤五刑，典三禮，彰施五色，出納五言」。於虖！其何勤且煩如是！而其言曰「無為而理」者，何也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？抑其年代已遠，失其傳邪？二三子其辯焉！

問：古之學者必有師，所以通其業，成就其道德者也。由漢氏已來，師道日微，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。及於今，則無聞矣。德行若顏回，言語若子貢，政事若子路，文學若子遊，猶且有師，非獨如此，雖孔子亦有師，問禮於老聃，問樂於萇宏是也。今之人不及孔子、顏回遠矣，而且無師，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，何也？

問：食粟、衣帛、服仁行義以俟死者，二帝三王之所守，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。今之說者，有神仙不死之道，不食粟，不衣帛，薄仁義以為不足為，是誠何道邪？聖人之於人，猶父母之於子。有其道而不以教之，不仁；其道雖有而未之知，不智。仁與智且不能，又烏足為聖人乎？不然，則說神仙者妄矣！

為韋相公讓官表

臣某言：伏奉今日制命，以臣為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非常之寵，忽降於上天；不次之恩，遽屬於庸品。承命震駭，心神靡寧，顧己慚靦，手足失措。臣某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臣本非長才，又乏敏識，學不能通達經訓，文不足緣飾吏事。徒知立志廉謹，絕朋勢之交；處官恪恭，免請託之累。因緣資序，驟歷臺閣，蒙生成於天地，無裨補於涓塵。忝冒以居，涯分遂極。常以盈滿自誡，方思退處里閭。何意恩澤益深，猥令超參

鼎鉉。竊自惟度，實不堪任。臣某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臣聞宰相者，上熙陛下覆幬之恩，下遂羣生性命之理；以正百度，以和四時；澄其源而清其流，統於一而應於萬。毫釐之差，或致弊於寰海；晷刻之誤，或遺患於曆年。固宜旁求隱士，必得能者，然後授之。不可輕以付臣，使人失望，上累聖主知人之哲，下乖微臣量己之義，無補於理，有妨於賢。況今俊乂至多，耆碩咸在，苟以登用，皆逾於臣。伏乞特回所授，以示至公之道，天下幸甚。

為宰相賀雪表

臣某言：臣伏以去歲冬間，雨雪頗少；今年春首，宿麥未滋。陛下深念黎甿，屢形詞旨，神監昭達，皇情感通，春雲始繁，時雪遂降。實豐穰之嘉瑞，銷癘疫於新年。東作可期，南　　有望。此皆陛下與天合德，視人如傷，每發聖言，則獲靈貺。見天人之相應，知朝野之同歡。臣等職在燮和，慙無效用，覩斯慶澤，實荷鴻休。

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二首

臣愈言：今之所以知古，後之所以知今，不可口傳，必憑諸史。自雖二帝三王之盛，若不存紀錄，則名氏年代，不聞於茲，功德事業，無可稱道焉。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，早處儲副，晨昏進見，必有所陳，二十餘年，未嘗懈倦，陰功隱德，利及四海。及嗣守大位，行其所聞，順天從人，傳授聖嗣。陛下欽承先誌，紹致太平，原大推功，實資撰次。去八年十一月，臣在史職，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《先帝實錄》三卷，雲未周悉，令臣重修。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、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，共加采訪，並尋檢詔敕，修成《順宗皇帝實錄》五卷。削去常事，著其係於政者，比之舊錄，十益六七，忠良奸佞，莫不備書，苟關於時，無所不錄。吉甫慎重其事，欲更研討，比及身沒，尚未加功。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，自冬及夏，刊正方畢。文字鄙陋，實懼塵玷，謹隨表獻上。臣愈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謹言。

右，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。今月四日，宰臣宣進止，其間有錯誤，令臣改畢，卻進舊本者。臣當修撰之時，史官沈傳師等，采事得於傳聞，詮次不精，致有差誤。聖明所鑒，毫髮無遺，恕臣不逮，重令刊正。今並添改訖，其奉天功烈，更加尋訪，已據所聞，載於首卷。儻所論著，尚未周詳，臣所未知，乞賜宣示，庶獲編錄，永傳無窮。謹錄奏聞。謹奏。

(文內註釋)

↑ 隴西公，董晉也。按晉《行狀》：貞元十二年七月，拜檢校尚書、左僕射、汴州刺史，晉受命遂行。公及劉宗經、韋弘景，實從之。辟公為汴州觀察推官。其曰「明年七月」，則十三年作也。

↑ 負薪，賤者之稱，《禮記》：「問庶人之子，長曰能負薪矣，幼曰未能負薪也。」又：「君使士射，不能，則辭以疾，曰：某有負薪之憂。」鄭氏註：「憂亦作疾。」《公羊註》云：「大夫病曰犬馬，士病曰負薪。」公病作此賦，故云。

↑ 悒音邑，憂也。《選》：「良增悒悒。」解或作辭。

↑ 音灘，《騷》云：「心郁郁之憂思兮，獨永嘆乎增傷。」

↑ 坎軻，不平易貌，《選》：「坎軻多辛苦。」軻音可，坎或作「轗」。

↑ 歲行十二年而一復，大曆十二年，公從兄會南遷韶州，時年十歲，故云「歲行未復」也。伯氏，兄稱。《詩》：「伯氏吹塤，仲氏吹篪。」

↑ 按《唐·地理志》：「洞庭在岳州巴陵縣。」郭璞註《山海經》云：「洞庭地穴，湖水廣圓五百餘里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也。」漫漫，大水貌。《選》：「歸海流漫漫。」漫，謨官切。

↑ 《唐·地理志》：韶州治曲江縣。

↑ 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，存乎兩戒，分南北紀，韶在南紀之外焉。《詩》云：「滔滔江漢，南國之紀。」南紀字，杜詩多用，如「南紀風濤壯」，「南紀阻歸楫」，「相國生南紀」之類。

↑ 孤謂孤兒，嫠謂寡婦。《左氏傳》云：「莒子殺其夫，己為嫠婦。」謂會卒於韶州，公從嫂歸葬河陽。攜，戶圭切。嫠音厘。旋，以宣切，還也。孤嫠一作嫠孤。

↑ 方從閣本無將字，於下有大字，或又無之字。今詳文勢，皆非是。建中二年，成德、

魏博、山南、平盧節度，相繼稱亂。三年，王武俊、李希烈反。四年，涇原姚令言犯京師，德宗幸奉天，朱泚犯奉天。興元元年，李懷光反，如梁州。貞元元年，公以中原多故，避地江左。

↑ 方從閣本古作詁，為作焉，非是。

↑ 靈一作修。

↑ 音壬

↑ 《騷》云：「謇吾法夫前修兮，非世俗之所服。」服，亦佩也。考古之所佩，與時之所服，言當世之士，不及古人遠矣，惟己可庶幾古人也。閱，杭作闕，非是。

↑ 之或作而，又或作之者，皆非是。

↑ 夏侯勝謂諸生曰：「經術苟明，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。」梁劉孝標《辯命論》曰：「視韓彭之豹變，謂鷙猛致人爵；見張桓之朱紱，謂明經拾青紫，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！」公此語事本《夏侯勝傳》，而意取劉孝標論。

↑ 《老子》：「知人者知，自知者明。」

↑ 吾下或有志字，非是。

↑ 京師在西，故云西征。公貞元二年，自宣城至京師。既或作冀。

↑ 逕或作徑。

↑ 羌，起羊切。或作差，非。所，或作四。《騷》云：「羌眾人之所仇。」羌，楚人發語端詞，猶言卿何為也字。

↑ 附勢或作射利，或只附字作射字。班彪曰：「乘時射利，商人之功。」此借用其語以譏世也。

↑ 揚雄《長楊賦》云：「並包書林。」《劇秦美新》云：「發秘府，覽書林，遙集乎文雅之囿，翱翔乎禮樂之場。」班固《賓戲》云：「 真婆娑乎藝術之場，休息乎篇籍之囿。」騁或作馳。《楚辭》：「朝騁騖乎江皐。」作馳非是。

↑ 卻，去約切，退也。《家語・儒行篇》：「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，不可得也。」《前漢・劉向傳》：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。」

↑ 貞元八年公登第。

↑ 《騷》云：「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修吾初服。」

↑ 貞元十一年公東歸。

↑ 慨或作嗟。

↑ 之或作而，《易・大有》卦，「厥孚交如」。

↑ 戾，郎計切。《詩》：「我客戾止。」洛師，洛陽也。

↑ 《莊子》：「聖人躊躇以興事。」註，從容也。《騷》云：「聊浮遊以逍遙。」躊音疇，躇音除。

↑ 大或作火

↑ 幽貞，隱者。《易》：「幽人貞吉。」廬，寄也。曹植《節遊賦》曰：「非吾人之所廬。」顏延年《拜陵廟詩》：「 幼壯困孤介，末暮謝幽貞。」

↑ 音歟

↑ 夫子，謂董晉也。浚之都，汴州也。公貞元二年丙寅，始自江南入京師。十一年乙亥春，三上宰相書，不遇。夏東歸，秋至洛陽。十三年丙子秋，從董晉入汴州，晉辟署試校書郎，為汴宋濠潁泗州觀察推官，凡十餘年矣，故上云「至今十年其猶初」。

↑ 或作下之

↑ 竟或作卒。

↑ 間，何艱切，暇也，又居莧切，空隙也。《楚辭・九章》篇：「願乘間而自察。」

↑ 而或作之。

↑ 方從閣本，誰作惟，下又有德字。李本謂陳無已去德字，今本復訛惟為誰，其誤甚矣。今按：此句本云用《楚辭》「孰無施而有報，孰不殖而有獲」之語。詞意既有自來，又與上下文勢相應，故嘉祐杭本與諸本多如此。乃是韓公本文，相傳已久，非陳以意定也。閣本之繆如此，而方信之，反以善本為誤，今不得不辯也。又嘉祐杭本世多有之，而其不同處，方皆不錄，豈其偶未見耶，抑忽之而不觀也？

↑ 《說文》：「洿濁水不流。」《孟子》：「數罟不入洿池。」洿，汪胡切。

↑ 方無既字，非是。

↑ 修，方作循，云：「唐人書修近循。《楚辭》亦有誤者。」今按：唐人書字之誤，方說是也。然此乃修誤作循，非循誤作修也。修，猶修好修怨之修，蓋因舊增新之意耳。

↑ 之或作而。

↑ 諸本多作陽陽。《後漢・孔嵩傳》云：「 晨門肆志於抱關。」《史記・晏嬰傳》，志氣揚揚。公當是用此語。《詩》：「君子陽陽。」則註謂「無所用其心」，非公所用字也。

↑ 斯或作聊，訟或作誦。

↑ 音忘

↑ 或無者、也二字。

↑ 《詩・天保》：「吉蠲為饎。」毛氏註云：「吉，善；蠲，潔也。」

↑ 於，或作於。

↑ 烜音毀。

↑ 祀，或作祭。祭，或作祀。

↑ 生，或作聲。

↑ 趙岐註《孟子》：「離婁，古之明目者，黃帝時人，帝使離朱索遺珠，即離婁也。」

↑ 見《東漢》孟嘗為合浦太守珠還事。

↑ 芳，方作高，云：《禮》：夏尚明水，商尚醴，周尚酒。今作齊芳，非。今按：明水，當在酒醴之上，不應反言齊高。此蓋以其都無臭味，嫌不足於芬芳，故有「齊芳」之語。方說非是。

↑ 《左隱》三年：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薦於鬼神。」潢汙，濁水也。

↑ 《易・既濟》：「東鄰殺牛，不如西鄰之禴祭。」

↑ 宜，或作情。薦，或作為。

↑ 匪，或作非。露，或作靈。漢建章宮露盤金莖事，見《三輔黃圖》。

↑ 鄭氏註《周禮》云：「鑒，鏡屬，取水者。世謂之方諸。」《淮南子》曰：「方諸見月，則津而為水。」高誘註云：方諸，陰燧大蛤也。熟摩令熱，以向月，則水生。銅盤受之，下水數石也。」

↑ 乍，或作已。梁任昉《述異記》：「南海有鮫人，水居而能織。曾寓人宿，既去泣別，所墮淚皆成珠。」

↑ 配上或有「非獨」二字。夫或作於。

↑ 兔影，或作玉免。騰，或作流。

↑ 而象，或作垂象，或作無象。的，或作酌。

↑ 漠漠而，或作「茫茫以」。

↑ 同，或作有。今按：同類與氣應，對屬差互，恐當作類同。

↑ 在，或作於。

↑ 理，或作論。虎，或作武。義，或作道。今按：作虎為是，但當時程試避太祖諱也。《易・中孚》：「鳴鶴在陰，其子和之。」《淮南子》：「虎嘯而谷風生。」

↑ 足以驗聖賢，或作「庶今知聖真。」黨或作窮。知或作驗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